

看張 · 張看

參差對照

嚴紀華 著

張三愛玲

看張・張看

參差對照

嚴紀華 著

張三
王

看張・張看：參差對照張愛玲 / 嚴紀華著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7 [民 96]
面；公分 .-- (語言文學類；AG0057)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6909-43-6 (平裝)

1. 張愛玲 - 傳記 2. 張愛玲 - 作品評論

782.886

96003560



語言文學類 AG0057

看張・張看——參差對照張愛玲

作 者 / 嚴紀華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賴敬暉

圖文排版 / 黃莉珊

封面設計 / 李孟瑾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網路服務 / 徐國晉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7 年 3 月 BOD 一版

定價：380 元

・請尊重著作權・

Copyright©2007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緣起

張愛玲曾說：我像是一個島。1995 年的秋天，我接下了「張愛玲小說研究」這個課程，於是，從張愛玲的悅賞者而成為張愛玲的研究者，從此，掉入這個島嶼的霧裡。

張愛玲所處的是在一個低氣壓的時代，水土特別不相宜的地方，人生是悲哀的。在「曾因酒醉鞭名馬、只恐情多累美人」的浪漫追尋與「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如火如荼的求索中，時代的重量、騷動的世界或許正是文學拔生的腴壤，就在這擁擠中、縫隙中，張愛玲別以華美描寫悲哀，繪出了青春的自由的圖案，把人生與文章打成一片。沈啟無說：張愛玲是天生的一樹繁花異果，而這些花果，又都是從人間的溫厚情感裡洗鍊出來的。她走進一切生命裡，復讓生命來到你這裡。她對人間有著廣大的愛悅，而她亦時時刻刻感到時代文明中惘惘的威脅。夏志清認為這即是張愛玲本身對於人生熱情的荒謬與無聊的一種非個人的深刻悲哀，是對人生、生命的非顧影自憐的、非自我投射的全盤觀照。多少年來，張愛玲的魅力無窮，有人收藏張愛玲，有人記憶張愛玲，有人想像張愛玲，有人書寫張愛玲，有人研究張愛玲，有人仿效張愛玲，有人拆解張愛玲，而這本書是想著：從「淪陷（時）上海（空）張愛玲（人）的書寫（物）」為基點，從過去未能探觸的面向，尋找這位以寫作活在那個挫折和希望交迸、

矛盾與放肆共存的四〇年代的作家芳香的秘密。於是，《看張·張看——參差對照張愛玲》就這樣成形了。

全書分成幾個方向來探討：包括張愛玲「看」、「看」張愛玲以及「看」張愛玲的「看」。並依照這個脈絡分成四個範疇：壹、緒論。貳、張愛玲的小說世界。參、張愛玲的影劇王國。肆、影響與比較。由於時代是這麼沉重，張愛玲冷眼看塵世中的聲色犬馬；其多遇見患難，又想留住一點生之爛漫；於是張愛玲是採用著「參差對照」的手法來表現這個城市，刻劃人生的：她的文字裡沒有斬釘截鐵的衝突那種古典的寫法。有的是蔥綠配桃紅，華麗中見蒼涼，風暴中有著清醒，霧數裡埋藏著天真。尼采說：「藝術家選擇題材即是他們祈禱的方式」，而女作家們更似乎屢屢通過虛構的小說來尋找自身／自身家族的秘密。在她的筆下，貴族的血液留過小市民的肉身，傳統神秘與物質熱鬧各自虛張聲勢，古典東方與現代西方互相嚮往學習，而一切都頂禮於「接近事實」。

第一部分「緒論」，是「看張」，是城市與作家的對照——總論張愛玲與其生長、寫作的原鄉上海。首從時空背景（時間與空間的縱橫）與文學環境（包括文學流派、潮流論爭、刊物傳播）的發展作一鋪敘，復對單一作家在此一文學脈流中的表現作一定位與評估。計分：「抗戰時期中國新文學大勢」、「從摩登上海說起」、「戰火中的上海文壇」、「張愛玲與上海」四個階段探討。其中特別將張愛玲所謂的「上海人的觀點」從三個面向進行解析：「市民性格」（自主性、移民性、功利性）、「城市視角」（多元性、公共性、矛盾性）以及「閱讀趣味」（現代性、世俗性、消閑性），由此前導其「參差對照」美學。同時一併針對張愛玲在上海時期的文學創作、文藝活動及其文學載體做全面的搜集與繫聯，以勾勒張愛玲與上海城市的命運

相依相連。¹進而得以掌握這位被譽為最了解近代文明，同時又能把握住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作者如何投身寫作、又如何逕自以獨特的世紀末的華美荒涼的風格以及「人生虛無」的否定論的持有，帶動一種新異的都市情調，徹底地為著市民階層服務，再創了「海派文學」的高峰。

接著是「張看」：分別從張愛玲的「小說寫作」與「影劇創作」這兩個領域排比梳理她的見聞感知。觀諸 1943 年張愛玲崛起，小說散文膾炙人口，是她成名的利器；而她的劇本創作亦備受矚目，甚至一度成為她謀生的工具。她的弟弟張子靜曾說：在任何社會變化中，張愛玲始終是和文學以及電影最為情深。寫作對張愛玲來說，應是一種滿足，但她也不停地在觀看、在閱讀——在看／讀一本小書，也在看／讀世界這一本大書。就在文字與影像是這樣無孔不入的複製著生活世界的當下，張愛玲是自由地出入著小說文本與演影劇本這兩個地帶的。在第二個部分「張愛玲的小說世界」裡，本書選擇張愛玲小說中迥然不同的三類題材，分別以敘事結構理論進行闡析：即「愛慾小說」——以〈傾城之戀〉為例；「生命的切片小說」——選論了〈留情〉、〈鴻鸞禧〉、〈封鎖〉與〈桂花蒸阿小悲秋〉四篇；以及「間諜小說」——取〈色，戒〉進行討論。而在第三個部分「張愛玲的影劇王國」中，則從三個單元：先綜論張愛玲的影劇情緣；次探討《紅玫瑰與白玫瑰》的小說與電影；最後則從電影《不了情》到小說《多少恨》，釐析張愛玲的文字吞吐，如何從劇本週轉敷衍成小說。

¹ 張愛玲與報刊雜誌的關係密切。從讀報到投稿邀稿、賣文為生，她的寫稿既出現在中文雜誌、也出現在西文的雜誌裡；既出現在新文學刊物、也出現舊文學的刊物裡；既出現在愛國文藝、也出現在所謂漢奸文藝上；而無論是當時鴛鴦趣味濃厚的大本營《紫羅蘭》；承襲林語堂出版路線、採閒適格調的《古今》；堅持新文學人道主義、現實主義傳統的《萬象》；走綜合文藝路線、一度發行量最大的《雜誌》等無不被她的作品攻上版面。連左翼陣營裡也不乏張愛玲的讀者，舉如「左聯」元老派的夏衍就是其中之一。

其間，幾組參差對照的情境如小說與影劇的對照：由文述到演述的不同敘事書寫；上海都市的小市民借此來消閑娛樂，也到這裡來找尋一些神話。就寫作材料而言，虛構與實描的對照：她的書寫與她的生活的疊出分合；其中，無論是描述浪漫誇張的愛情出走——小如俗世男女的爾虞我詐、大至遙指國族父權的鬥爭犧牲，或是尋常人世、日常生活的縮影；張愛玲小說中呈現的是一組組人物與情境的對照：華與洋、古與今、尊與卑、淚與笑；比如〈傾城之戀〉寫著現代人的虛偽之中有真實，浮華之中有素樸；比如〈留情〉寫著回憶與現實交織的不和諧；比如〈封鎖〉寫著動態與靜態空間虛實映照的迷惘空洞；比如〈鴻鸞禧〉、〈第一爐香〉寫著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西方與中國奇異色彩的混雜與對照；比如〈紅玫瑰與白玫瑰〉寫著道德倫理的屈從與原欲飛揚的鬥爭。而作品的情調裡：封閉性與警醒性的對照，前者不理會政治與人情，後者則屢屢與慾望和現實交手。「反高潮」的寫法則讓她的文字更揉雜出強烈的色澤：富麗中帶著寒酸，豔異中滲著荒涼。而在人生觀照及生活體驗上：這悠悠的生之負荷，是瑣碎的，是一片一片的，大家分攤著。但一色是註定了要被遺忘的。只因為有了生命總是要活下去。所以張愛玲的小說、劇本裡有一種聲音，力透紙背：將人性加以肯定——一種簡單的人性，只求安靜地完成它的生命與戀愛與死亡的循環。

第四部份「影響與比較」，是對張愛玲作品的多層次的凝視與分析。探討了影響張愛玲的、張愛玲影響的以及與張愛玲互相影響的作家作品，分別為毛姆、胡蘭成、蘇青、白先勇與王禎和五位作家。選材上的考量是迴避先行研究者討論已多的題材：舉如她自幼所熟悉的文學空氣中來自《紅樓夢》、《金瓶梅》、《海上花》……以及鴛鴦蝴蝶派小說如張恨水等的影響薰陶，而別取英國小說家毛姆對張氏傳奇風格養成的討論，作為對張氏與其前行導師的致敬之卷。其次論

及同輩作家胡蘭成、蘇青與張愛玲的相互影響，其間對照關係參差複雜，包括：胡／張——男／女——夫妻——編輯／作家（《苦竹》雜誌）、蘇／張——女／女——好友——編輯／作家（《天地》雜誌）的觀點對照，而他們三人又共處「今生此時今世此地」，彼此互有賞譽批評，如：胡論張愛玲、張看蘇青、胡說蘇青、蘇談張愛玲，他們是淪陷時期茫茫人塵／文海中的極端，也是典型，他們的作品裡所表現的學習與解脫，就像唐人詩中的「得人意、重人情」，是無禁忌的。最後，探究的是白先勇、王禎和與張愛玲的相識相惜與相賞，而以台灣因緣將之結束。前者早被列為同受教於《紅樓夢》的後張作家，後者則是張愛玲頗為賞識的青年新秀。觀察張愛玲自揮離「地獄裡的天堂」，轉戰「亞美利堅」失利，竟是在台灣重整旗鼓：一以《張愛玲全集》系列在台灣出版發行，自然成為保存張愛玲小說藝術的重鎮。另對台灣文學作家的影響深遠，王德威曾作系譜整理：從白先勇、施叔青、到「三三」青年作家群乃至林裕翼等，族繁不及備載。雖然張愛玲本身未必喜歡別人拿她和旁人比，也不一定想有這麼多徒弟。但人在江湖，無法相忘。作家成名，作品暢銷，自然難免被閱讀、被對照……這樣的工作或許是完不了的罷！

關於毛姆與張愛玲這組對照：毛姆是張愛玲最愛讀的小說家之一。倘若從作家生平、作品閱讀、創作路線以及文字主張，並以作品舉例連結作家的影響這幾方面觀察，可以發現二者之間一些趣味的雷同：兩位作家都經歷過一個匱乏愛的童年，都似乎擁有天生的創作慾；第一部小說問世使他們正式進入文壇的時間都是二十三歲；做為一個作家，毛姆與張愛玲不僅都熟悉本國文學，同時也勤勉學習他國的當代文學，他們縱橫於文本與劇本之間，分別得到很好的成績。二者對金錢敏感度高，寫作時掌握人情，隨機取材，他們作品的題材多聚焦在「平凡人生與普通生活」，因為平凡允許作者以較大的忠實性

去描寫環境，而普通則得到更真實的生活圖像。書寫的手法則俱以「剔透的觀察人性、語含機鋒、意涵雋永」自成特色，在社會通俗小說中崛起。但在揭示人性的廣度上，毛姆表現順手；而對人性深度的探索，張愛玲則情有獨鍾。毛姆的故事不合善惡有報，筆鋒精悍淋漓，文字批判力量像一把冷冽利刃，令人震驚。但可以感受到他的作品正是在掙脫枷鎖，航向心靈的自由。這當然影響著張愛玲的書寫，使她掌握著「傳統」這個利器，逕行以庸俗反當代，從事「創作」這項冒險。二者，同樣是讓人著迷的主題。

關於胡蘭成與張愛玲這組對照：由於四〇年代是張愛玲創作生涯（小說、散文、影劇）的巔峰時期，而她的起點正是她的高點（1943-1945）；同時這個期間也是她的感情世界極執著與極纏綿的階段——她與胡蘭成清堅決絕的愛戀、驚天動地的婚姻始終（1944-1947），這兩段人生重要經歷有著大部分的重合。除二者的文緣、情緣，本文用力於胡蘭成評述說論張愛玲的文字作一觀察研究，並對他者對胡蘭成此篇論張文字的看法亦作整理分析：早期研究者一般認為胡蘭成的主觀愛悅成分太重，多直覺性的讚嘆而非理性的分析，傳記資料方面的貢獻較大。然考察四〇年代以來關於張愛玲的論說，要約以傅雷、譚正璧、胡蘭成的評論各具特色，為人所注意。其中胡蘭成的評論是以其特殊的身分——既是作家作品的闡釋者，又是作家作品的接受者，是綜合著理解而尊重，發揚而又競爭的複雜態度進行書寫；他們的情緣與文緣互相生發，他們的創作與評論互相授受，其欣賞與限制竟是同步存在的。

關於蘇青與張愛玲這組對照：在淪陷時期的上海，在寫作這個行業裡，蘇青張與愛玲一時瑜亮。人們提到張愛玲，接著就會帶出蘇青，蘇青是明朗熱烈的，張愛玲則清冷艷異。兩人相交相知，聲氣相求，而且對於婦女問題的看法多有相同。她們一起走出一條「非主流」的

寫作路線，以個性化、女性化的特殊調子一起紅遍上海灘。在時代的銜接與斷裂之處，在家國的絕望與希望之中，在個人的熱情與頹廢之間，在閱讀與寫作的領地裡，她們大起大落，歷經歲月洪流的洗鍊，都曾受到忠奸的檢驗與批判。她們的作品裡，沒有冠冕堂皇、文以載道的偉大情操，有的是市井小民周圍都接觸到的小事的书寫。她們是以個人感性體驗的特點，無視於戰亂與道德、無涉於媚俗與影響，展現了城市邊緣女性多元身分的複數聲音。她們從不刻意求同趨異，但亦是溝通無礙的。她們以不同於五四以進的書寫，都站上一個現代的立場找尋靈感，就在她們的「傳奇」「天地」裡，我們依稀可見上海的風華。如今，人們回頭看上海這個城市的演進，追憶的風景中有一大部分是要留給上海的女作家的。如果忽略了蘇青、張愛玲，便沒有看全上海；她們的寫作無疑是代表著來自「自己房間」中最珍貴的聲音！

關於白先勇與張愛玲這組對照：是分別以張愛玲〈第一爐香〉（上海——香港）與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艷〉（上海——台北）這兩篇俱與上海關係深厚的作家城市圖繪為底子，探討城鄉「流離」癥候。其間「真實的城市」與「文字的城市」互為文本，「生活經驗」與「創作經驗」乃成對照。尤其對於處於因為變動所造成的流離情境中的都會小市民而言，慾望的舒張實現在其短暫渺小的生命中實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是以文本中的女主人翁葛薇龍、梁姑媽與尹雪艷等城市尤物，在「空間流離」的結構佈置中是如何舒張其「個人慾望」遂成為一對照觀察的焦點。前者包括經由所特寫的城市風景、所描繪的城市生活、所紀錄的城市活動，以掌握都會變異的特質；後者則透過其「出走」的城市經驗，了解環境的制衡與人性慾望的消長，及其各自依賴操作的生存法則。並從作家們的輕重落款，廓約二者的衍異傳同：張愛玲的作品裡一方面享受人生的樂趣，一方面看透了人生的荒謬，所

以出現蒼涼的況味。白先勇則將難忘過去的台北城市遊魂在新舊變遷中所積澱的時代記憶、所面臨於現實環境的困窘，化成文字。張白二位作家雖都採取雙重視野的方式解決人生難題——即接受人生的限制，但未放棄。其脫困的方式卻是各借現世自我安穩與重溫記憶取暖；在俱顯悲劇情調的小說風格上，張愛玲的手勢蒼涼而美麗，而白先勇則留下悲憫沉鬱的身影。

關於王禎和與張愛玲這組對照：值得一提的〈鬼、北風、人〉這篇小說中所描繪的台灣人文風俗，吸引了張愛玲，因而有了花蓮之旅，而她的導遊正是王禎和，這也是張愛玲惟一次親訪台灣。當時就讀台大外文的王禎和廣泛接觸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而他的小說卻戀戀於故鄉花蓮的風土。而花蓮之於王禎和，亦如同上海之於張愛玲，「作家們都寫自己最熟悉的東西，只有這樣，他的作品才会有生命，有感情，才會使讀者有親切感，產生共鳴感。」相對於張愛玲的「新舊交錯」締造了其作品特殊的魅力，王禎和的「鄉土與現代」的相輔相成，也成就了他個人的特色。在二人的寫作道路上，他們是分別見證著系統論述——主流與非主流、五四與非五四、新舊華洋、現代與鄉土的重疊糾纏與沖刷磨洗。因此，當評論者逕行將作家作品作單一歸類，張愛玲的「反共」與王禎和的「鄉土」都將形成一種曖昧吊詭。如是回過頭來，我們重新審視六〇年代張愛玲與王禎和的相識相賞，理解到這應是一種識才的惺惺相惜。

文學的冒險有三層舞台，代表不同的精神世界。頂層：廟宇。那是一個脫俗而又世俗的地方，有一個看不見的聲音在說話。上層：王宮。個人的房子，私有住宅，只有一個人專斷自語。底層是民眾走動的大街、集會的廣場，眾聲喧嘩。而張愛玲的作品是一條流暢的曲線，流過底層，滋潤了他們的心田，供之解渴。其間，她寫了世俗的機心與計較，是搖擺不定的；也寫著愛嗔情癡的糾纏，有不完整的偏斜；

她是以庸俗對抗偉大、又以耽溺的精美征服了讀者，形成了她獨特的長短與深淺。何況張愛玲本身就是一則瑰麗的傳奇。王德威曾說她的作品貫串了三種時代的意義：由文字到影像時代、由男性聲音到女性喧嘩時代、由大歷史到瑣碎歷史時代。在張愛玲這裡，她的《傳奇》、她的《流言》，一次一次地在報攤開了一扇瑰麗的窗，她的私密瑣碎書寫不單單是輕鬆寫意的，其實骨子裡是對人生的嘲諷，是嚴肅而深刻的；她不但是親身見證著、她的文字更書寫了那個華美而悲哀的時代、城市與生活。

目次

緣起.....	i
壹、緒論.....	1
一、抗戰時期中國新文學大勢.....	1
二、從摩登上海說起.....	8
三、戰火中的上海文壇.....	12
四、張愛玲與上海.....	22
貳、張愛玲的小說世界.....	55
一、俗世男女的愛慾實錄：論〈傾城之戀〉.....	55
二、生命的切片：論〈留情〉、〈鴻鸞禧〉、〈封鎖〉與 〈桂花蒸阿小悲秋〉.....	79
三、間諜小說——論〈色，戒〉.....	100
參、張愛玲的影劇王國.....	125
一、張愛玲的影劇情緣.....	125
二、〈紅玫瑰與白玫瑰〉的小說與電影.....	155
三、從電影『不了情』到小說〈多少恨〉.....	169

肆、影響與比較	193
一、毛姆與張愛玲	193
二、論胡蘭成論張愛玲	239
三、淪陷城市中的女作家：蘇青與張愛玲	268
四、張愛玲與白先勇——論〈第一爐香〉與〈永遠的尹雪豔〉	303
五、張愛玲、王禎和與台灣因緣	336
參考書目	359
(一) 張愛玲著作類	359
(二) 張愛玲相關研究類	360
(三) 文學史料、理論、評論類	363
(四) 相關人文研究類	367
(五) 其他專著	368

壹、緒論

一、抗戰時期中國新文學大勢

1937年，七七事變點燃中日戰火，從國民黨政府準備應戰、國共合作共禦外侮，到上海八一三戰役，同年八月十四日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戰線隨即擴大，國土相繼失守，偽政權陸續成立¹，一直到1945年中日戰爭結束，取得勝利。這段期間，戰爭使得中國處於一個動盪不安的局面，而民族的災難將同存於歷史時間維度的群體分割出幾個不同空間²：國統區（大後方）、共黨統治區（解放區）、淪陷區（日佔區）以及上海「孤島」（1937-1941年間，日軍佔據上海後被包圍的租界區）。由於特殊的環境使得從五四以來求新自強的啟蒙文學的步調改弦易轍，形成了特有的戰時文學的景觀。其間不同地區的文藝活動各自開展，文化版塊也由戰前的文化雙城——北京、上海，移轉到重慶、延安、上海、香港等，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中心。由於「思想領域沒有真空，感情領域沒有真空，……盛世有文學，衰世也有文

¹ 日本在幕後操縱的偽政權包括1937年11月22日在張家口成立偽蒙疆聯合委員會，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後改稱華北政務委員會。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偽維新政府，1940年3月30日偽國民政府成立，偽維新政府與之合流，即汪精衛偽政權。

² 參見茅盾：〈抗戰時期中國文藝運動的發展〉，載1941年4月《中蘇文化》第8卷第3、4期合刊。

學，甚至在外國欺凌和統治下也有文學。」³在區域文化乃至民族文化之間的流動與影響下，抗戰時期的中國新文學眾象森羅，主要強調的是民族存亡的問題，重視的則是文藝的宣傳功能。

抗戰的爆發使得文藝工作者離開書房工作間走向動盪的十字街頭，從城市到鄉野，投身進了抗日的洪流，觀察「非淪陷區」（廣義的）的文學態勢，其時出現了：感時憂國傳統的調門續抱續彈、自暴黑暗式的反思自覺、有以社會革命挑戰權力中心者、也有以懷念家鄉揚發反戰溫情的，面貌各不相同，但大抵尊奉愛國抗侮、民族救亡、自由解放等集體意識的話語表達，是結合著國家現實、民族歷史、個人自我題材的開拓與擴展，舉如結合時代戰役或取材歷史題材的多幕劇、記錄著大時代的變動與血淚的長篇敘事詩、抒情詩等，「救亡文學」的氣勢銳不可擋。其中由於國統區當時分布的面積最大，擁有作家最多（亦包括 1937 年上海淪陷後，一部份留在上海租界配合著抗日救亡，仍然堅持創作的作家），文學活動相對活躍。其中文壇上最受矚目的大事是 1938 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創辦了《抗戰文藝》，將全國的文學藝術工作者不分新舊雅俗，跨越流派社團，一齊團結在抗日的旗幟下，確立了文藝的大眾化運動的方針。陸續地抗戰報刊競相創辦，包括戲劇方面的《戲劇新聞》、《抗戰戲劇》，綜合性刊物如詩歌叢刊《五月》、文藝型刊物《文藝陣地》以及《抗到底》、《彈花》、《自由中國》、另有上海地區的《中流》、《吶喊》、《文學》、《文藝新潮》……，延安地區的《文藝突擊》、《文藝戰線》、《戰地》……等等。其中 1937 年 8 月 25 日在上海創刊的抗日救亡的《吶喊》（後改名為《烽火》）是最早創辦的週刊，

³ 參見柯靈：〈《上海孤島文學回憶錄》小引〉，載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上海孤島文學回憶錄》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頁 1-2。